

CLASSICAL

CIVILIZATION

古典文明译丛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M. I. FINLEY

〔英〕M.I. 芬利 著 郭小凌 郭子林 译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典文明译丛

主编 郭小凌

副主编 晏绍祥 黄洋 张强 金寿福

#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英] M.I. 芬利 著 郭小凌 郭子林 译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M. I. FINLEY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 (英)芬利著;郭小凌,郭子林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古典文明译丛)  
ISBN 978-7-100-11687-9

I. ①古… II. ①芬…②郭…③郭… III. ①民主—  
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125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古典文明译丛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英]M. I. 芬利 著  
郭小凌 郭子林 译  
郭小凌 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87-9

---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  
定价:26.00元

CLASSICAL

CIVILIZATION

古典文明译丛

M.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Copyright © 1973, 1985 by M.I. Finle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iscataway, New Jersey

根据罗格斯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译出

## 《古典文明译丛》总序

在学术界，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态有一个统称——“古典文明”（the classical civilization）。这是一个出自西学的、具有高度赞誉色彩的概念。

古典一词是对 classical 一词的中译，这个词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一门新学科的名称 Classics（古典学）同出自拉丁文形容词 classicus。该词原义主要指罗马高级别公民如“头等公民的”之类，引申义则意味出类拔萃、完美无缺、权威和典型。而中文“典”字有标准、规则之义，与 classical 的意思大体相吻。有趣的是，classical 并没有“古”的时间指代，最初的中译者可能鉴于古希腊罗马早已变为古代事物，近现代西方人又把古希腊罗马时代看作是自己确立基本价值标准的时代，因此在“典”字前加一“古”字，倒也比较贴切地传达了近现代西方对于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基本认识。顺便说一句，对于近现代的一些文化事物，如 classical music 若译作“古典音乐”就与原义不符了。

古典文明有哪些深具影响的价值观呢？愚以为可大体列出一个清单，如：政治领域的民主与共和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包括法治、选举制、任期制、比例代表制、政教分离、民选公职人员控制军队、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领导制、多数暴政等；社会领域的数量与比值的平等、公民社会安排、好公民的规定等；文化领域的哲学、史学、政治学、戏剧、美

术、医学、数学、物理学、逻辑学等学科的创立与评价标准的设定等。这些价值观对欧美社会率先进入现代社会提供了借鉴的蓝本和进一步发展的依据，因此对认识今天的西方文明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目前的主流思想出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并追求中国梦的主要参考样本是率先完成现代化进程的西方列国。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认识西方世界并把西方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是自清末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的努力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他道出了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源流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仅限于表面认识现代西方，那可以不必了解古希腊与古罗马；但如果要深入认识现代西方，则必须认识古希腊与古罗马。这套《古典文明译丛》如果说对今天的读者具有阅读价值，其主要价值便在于此。

收入这套丛书中的著作都是现代古典学的名作。因翻译语言的局限，它们主要属于英语世界的名作。它们虽然是现代作品，却也可以用classical来形容，因为这个词原本是指出众、典范的人和事。比如丛书中芬利的《古代经济》一书，颠覆了19世纪以来关于古希腊罗马是商品经济、海洋文明的成说，还原了农本社会的属性，体现了20世纪中叶西方古典学的一种认识突破。再如，罗纳德·塞姆的《罗马革命》则是共和制向帝制过渡那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的最出色分析与描述，后人在这方面虽也着力甚多，但迄今尚无出其右者。可以说，这些书是已被时间检验过的西方学界对自身历史认识的上乘之作，均被列入了各个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书目。

需指出，翻译这套外国著作的基本目的虽是为读者提供一些拓展视域、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读本，但细究起来也还有着另外一层认识意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义,这就是有益于我们的反思自省。柏拉图曾以其老师苏格拉底之口撰写了众多对话篇,其中多篇谈及“认识你自己”(γνωθι σεαυτόν)的命题。这原是镌刻在中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前殿殿墙上的箴言之一,第欧根尼认为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可能是哲学之父泰勒斯。不管怎样,希腊最聪明的人都把认识自己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人生目标。古希腊人能把这个命题刻写在神庙内,当作至理名言,显然认为神也认同这个命题,或者说这是神灵对人的指示。这个指示显然不是适用于一时的,因为人的自我认识是永无止境的任务,每代人都在不断认识外部世界的同时不断认识自身世界,所以认识从来不会一次完成。本丛书中的每一本都是西方人认识自己的阶段性成果,也是我们正确认识自身过去和现在的镜子。

诚恳希望读者对本丛书的选编与译文提出改进意见。

郭小凌

2014年5月18日于京师园



## 中译者序

摩西·芬利（1912—1986）教授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名字在古典学或古希腊罗马史领域却如雷贯耳，被誉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出色的两位古典学家之一。

举凡学术大家，都是在他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既能做深入具体的微观分析，又能进行合理准确的中观、宏观归纳的人。而后一种能力又必须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理论思维为基础。芬利正是这样的人。在他学术生涯的中晚期，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古典世界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以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大问题上，在每个方向都能言他人所不能言，成就引起同行认真思考、发挥甚至热烈讨论的一家之言。就理论思维的高度，观点归纳的新颖、雄辩程度、学术视域的宽阔和对现代世界的了解而言，我个人以为西方古典学界至今无出其右者。

这本《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意义不可低估。这是20世纪的西方学界对古代与现代民主进行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引领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界的古代民主研究热，并使这一研究方向最终发展成为显学，积累出蔚为大观的学术成果，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高点：各种专题会议、文集、专著、展览层出不穷。在西方学界庆祝雅典民主诞生与现代民主胜利的狂欢声中，正是古典学界首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及时提出冷静的质疑，显示出

古典学人的深谋远虑和学术功力。当然，芬利没有看到这番热闹景象，但他的绝不循常习故的质疑与批判精神却没有随他而去，并显然得到了发扬光大。

芬利自言《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是与现代精英理论家们论战的产物。20世纪中叶，民主成为“政治正确”的人类自我管理形式不久，理论上的民享、民有、民治与现实中的精英决策与统治还明显貌合神离（顺便说一句，现在仍然如此），而精英理论家们却为民众对政治与选举的冷漠大力辩护，视之为民主的正常现象。芬利对此不以为然。他以古代民主的实践比照现代民主，认为18世纪以来对于古代民主的许多批评是违背事实的，古代民主才真正具有民主的实质，而现代民主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

芬利期望现代民主应像雅典民主一样，改变实际上的精英统治、选民只是政党政治家或蛊惑家对自身政策予以合法化的工具现象。当然芬利也有偏颇之处，他未指出古代民主也存在公民的政治冷漠问题，比如频繁的公民大会平时只有3000左右的出席者，6000便是绝对多数，而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却在30000—40000之间。但芬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古代直接民主与缺乏政党组织依托的政治家之间是反向的依附关系，缺乏组织支持的政治家很难操纵和决定议案是否能在公民大会上通过或否决，他们必须说服具有政治经验的与会者，并时刻小心谨慎，以免失去公民的信任。换句话说，现代民主弊病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用芬利的概括就是：“现在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共识，即对抽象的有关‘民主信仰’的一般陈述表示赞同的共识，这无疑不应否认。然而，问题是这种共识所反映的‘象征性的满意’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深刻的沮丧，在多大程度上被广泛流行的政治冷漠准确地记录下来。这种政治冷漠源于无能为力的感觉，源于不可能与那些在政府决策中占尽优势的利益集团进行抗争的现实。共识的代价乃是由被排除于共识之外的人支付的。”对照现实中的民主，情况依然如此，发达国家

的选民在大选中一般只有 50% 的投票率，这意味一半选民对四五年一度的投票权持怀疑与放弃态度。对此，芬利尖锐指出：“政治冷漠远不是健康的民主制所必须的条件，而是对不同利益集团在决策领域的不均衡现象所做的退出反应。”这无疑对现代的民主崇拜思潮和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精英理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为什么芬利对民主精英理论嗤之以鼻？他的个人际遇可能是一个原因。芬利曾经是 20 世纪蓬勃发展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在席卷美国的麦卡锡反共狂潮中，他被她曾经热心帮助过的德国流亡者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作者）出卖，被指为共产党员。他先后至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参议院内部安全分委员会接受审问，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自己是否是共产党员的问题。他所在的罗格斯大学董事会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压力之下，解除了芬利的教职。在连生活都无保障的情况下，英国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向他伸出了援手。芬利选择了剑桥大学，并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直到去世，他一直在剑桥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因卓越的学术成就而被女王封为爵士，并担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芬利众多著述的内容显示他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熟悉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解释常常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分析方法相似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欣赏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不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方法和观点予以揶揄或批评，有意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似乎在避免授人以柄。

本书的内容，基于作者在自己先前的学校——罗格斯大学所做的学术报告。罗格斯大学在解聘芬利二十年后盛情邀请他作为新建的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的第一位讲演者，其用意不言而喻。

芬利认为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根本不同，理由是历史条件大变了，这里有黑格尔认识法的痕迹。笔者却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前者是后者的镜子，理由在于虽然两者有两千多年的间隔，但制订、实施、

管理民主体制的人还是同类人，在生物学上属于同一物种，即人科人属智人种，因此基本人性未变，基本行为取向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这也是当我们阅读古典著作时，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模糊了古代与现代的界限，感觉古希腊人的追求、向往、基本行为方式与所作所为，同我们似乎没有多少差别，古人拨动的琴弦始终能在我们的心头引起共鸣。鉴于此，古希腊人对于社会人生以及各种政体（不应忘记，古希腊是古代唯一的各种政体的实验室）的认识和实践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参考与借鉴的对象。

郭小凌

2015年7月15日

## 目 录

第二版前言	1
第一版前言	3
第一章 领袖与追随者	5
第二章 雅典蛊惑民心的政客	28
第三章 民主、共识和国家利益	51
第四章 苏格拉底及其后	72
第五章 古典古代的审查制度	92
注释	111
索引	128

## 第二版前言

在当今西方世界，人人皆是民主分子。这是一种与一百五十年前的流行状况迥然有别的变迁。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在于最初的古希腊民主理念中的平民参与思想由于一种理论的传布而大为减色，该理论认为缩减平民的参与成分是合情合理的。这种通常被称作精英的理论认为，民主政治实际上只有在职业政治家和官僚组成的寡头集团的治理下才能运转并生存下来，必须把平民的参与局限在偶尔举行的选举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平民的政治冷漠是件好事，乃是社会健康的标志。

1972年，我在美国做了几次演讲，意在同这种精英理论进行论战，本书的核心内容便由这些演讲所构成。如我在第一版前言中所说，我不是以政治学家或理论家的身份，而是以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来撰写这本书的。在讨论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时，我尽力在可能的限度内使古希腊人的观念与近现代人的观念进行对话。我相信这两个社会中的每一个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另一个社会。并非任何人都能理解我试图做的事情，而且有些人还完全误解了我（我的朋友卡米尼·阿姆波罗 [Carmin Ampolo] 在为本书意大利文译本第二版所作的后记中指出了这一点）。但我始终坚信这样的对话方式。在目前这一版中，我增补了两篇先前发表的文章，希望这两篇文章将澄清和

详细阐释我的思想。我也在书中做了些许改正，在注释中加了若干较新的参考材料。

M. I. 芬利

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

1984年11月

## 第一版前言

作为梅森·韦尔奇·格罗斯讲座（Mason Welch Gross Lectures）\* 的第一位演讲者，我4月份\*\* 在新布伦瑞克（New Brunswick）\*\*\* 做了三场演讲。本书内容便由这些演讲组成。尽管我对讲稿做了稍许扩充、修改和注释，但文本内容并没有实质改变。这个题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这种方式，证明我的做法似乎是恰当的：我既以古史专家的身份进行讲演，又用古代（希腊）的经验阐述当代的重要论题——民主理论。这样的讨论曾经颇为常见，现在却已被废弃。但罗格斯大学的听众表现出的兴趣，至少表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合情合理，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方式。

xi

赋予我这一新的系列演讲的机会乃是一次出乎意料的、令我欣然接受的荣誉，因为最重要的是它允许我向梅森·格罗斯表示我个人的一份敬意，我已熟知并仰慕格罗斯多年了（他也是我在剑桥学院的同事）。阔别二十年之后，我与妻子在新布伦瑞克和纽瓦克（Newark）度过的八天无法仅仅用温暖和亲切之类的话语来表达。在此，我谨向新

xii

---

\* 梅森·韦尔奇·格罗斯是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又称罗格斯大学）第十六任校长（1959—1971）。为纪念他对大学的贡献，该校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讲座。——译者

\*\* 1972年4月。——译者

\*\*\*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新布伦瑞克分校。——译者



布伦瑞克的接待人迪克（Dick）和苏赞尼·施莱特（Suzanne Schlatter）以及纽瓦克的接待人贺拉斯·德·波多尔德（Horace de Podold）表示特别的感谢。而其他带给我们快乐的老朋友和先前的学生，相信会谅解我无法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

我还必须对我的友人和同事——基督学院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表达感激之情，他在我准备这本书的很多时间里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我也必须感激我的妻子，我所有的书都得到了她的帮助。

M. I. 芬利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

1972年7月24日